



《美丽新世界》

连宝猜:做简单快乐的陶塑

当你走进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型博物馆,总能看到制作于不同时代的陶类制造,它们以容器或塑像的方式为后人勾勒出了一幅幅历史的画面。早在人类文明初期,陶制品便占据了极为重要的社会地位,它是带来方便的工具,也是哲学思想的媒介,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与宗教活动中发挥着作用。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与进化,陶类制造在当代艺术中延续了自身的价值与作用,在继承现代制陶技术的基础上肩负了更多创作者的个人思想观念。

去年,一个名为“海韵禅心”的装置雕塑作品展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展览中的一件作品《笑星撞地球》以姿态极具趣味的小丑众生像,传达出了作者心中“世间诸事当作如是观”的想法,让观众不禁感叹“禅还可以这样表达”!这件作品的作者叫连宝猜,一个富有创造精神的陶艺家,一位慈祥的陶艺教育工作者。在创作中敢于尝试,推翻尝试。用铸铁结合制作陶土,并以亚克力颜料搭配,使作品有力量感又不失轻快的叙事节奏。在连宝猜看来,制陶是她的一种自修,也是一种发现世界、关注世界的途径。在陶类艺术的创作过程中,连宝猜见到了人性的大爱,意识到了环境保护的刻不容缓,萌生出了对美好未来的期许。本期,让我们相约连宝猜,听听她与陶艺的那些故事。



■ 连宝猜

台湾著名陶艺家、陶艺教育家。1953年生于台湾彰化县,毕业于铭传大学(铭传商专改制)。师承杨英风、顾献梁、林葆家、邱焕堂等艺术名家,1978年成立陶缘精舍及陶艺教室,曾获2015年佛罗伦萨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陶瓷组银牌、20世纪亚太艺术大展首奖及20世纪杰出艺术成就奖。其艺术作品体裁多样、风格独特。她曾多次出资,翻印珍贵古版佛经赠送有缘之人。

北京商报: 听闻您曾是一名商业设计专业的学生,后来为何决定从事陶艺创作?

连宝猜: 学生时代我就读于铭传大学(铭传商专改制),学校的包德明校长注重通才教育,当时网罗了当代名师、著名艺评家顾献梁教授,著名雕塑家杨英风、李再钐教授,画家赵国忠、梁丹丰、吴学让,提供了严格、现代、传统的艺术教育。加上设计各科老师皆是留学于欧洲、美洲、东亚优秀之士,他们启发了我很多新的观念,因此很自然地走上了艺术创作之路。

北京商报: 您的作品中出现了不少憨态可掬的佛教形象,它们与日常中见到的传统佛家形象很不同。佛教形象对您来说具有哪些特别的意义?为何会用这种可爱的表现手法展现这些佛教形象?

连宝猜: 我早年个性刚烈,容易患得患失、多愁善感,用做佛像的方式修养自身,博览佛书,走遍佛祖遗留的足迹。因为佛的容颜雕琢不易,所以发愿做1000尊菩萨弥补不足,后渐能补抓神韵,将卖佛像钱印明清古抄本佛书,如金刚经、大悲咒、释迦牟尼佛应化事迹、普门品、念佛百问、观无量寿佛经等,后将这些捐给中国台湾、四川汶川、巴基斯坦、印度尼西亚、日本用于赈灾。

佛本无相,走遍世界各国美术馆,我最爱的还是中国魏晋南北朝的佛造像,纯真无邪

像,出世又入世,佛是在人间修,因之,我塑的佛像很简单、很快乐。

北京商报: 除佛教题材外,您还有哪些偏爱的创作题材?这些创作的灵感源于何处?

连宝猜: 我的创作领域很广,从人性出发,爱滋、青少年、老年、环保、宗教等议题皆在我的探访范围,从早期纯陶艺创作延伸到焊铁,负责北京清华美院进修油画创作,摄影、铜塑、光纤等多媒体皆在我创作中运用。

北京商报: 在看过您的《美丽新世界》后,感到一种美好的期许,您在创作这一作品时有哪些想法?希望向观众传达些什么?

连宝猜: 在2002-2004年间,应法鼓山圣严师父邀约,我花了三年的时间制作《耕心田》、《净土世界》两幅大型壁饰,放在金山法鼓山大殿临水观音殿和国际会议厅。

圣严师父留学日本,是位有道高僧,三年之中,耳濡目染他对人性的关爱、环境的保护、地球万物和谐的期许、宗教的和谐,这些都给我很大的震撼,因此有了《美丽新世界》的作品诞生,它像诺亚方舟,是生灵的同舟共济。《笑星撞地球》则提倡心灵环保、《玫瑰和蔷薇战争》表现的兄弟阋墙、《今日看我》中乌龟的自励自强等,这些都源于圣严师父的影响,他对我影响很大。



《笑星撞地球》